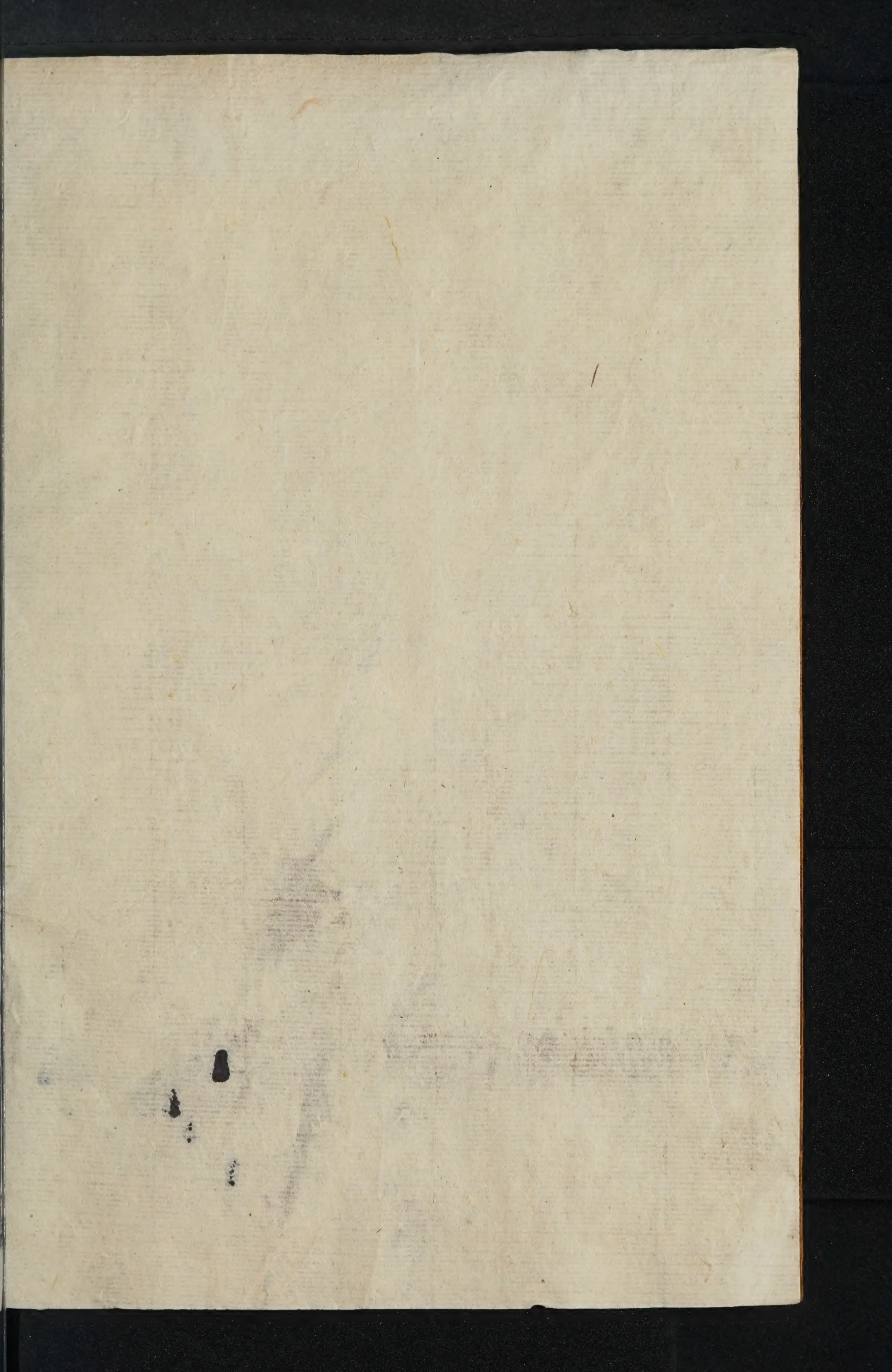
杞縣志

二十一





杞縣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一　碑記

舊志叙曰杞夏肄之區也孔子言夏禮以文不足徵而歸咎於杞則文所繫固重矣哉汲古者頗以為綆繹事者抽以為緒何可少也夫中郎賫志於漢史景文抱恨於中人此杞之巨擘也猶然如此然則半世鏤心一朝溘露亦足悲矣故凡有著作悉録其目其他篇什有關典故者亦分疏於後俾後之覽者庶幾不苦於無徵云爾

碑記

宋

真宗皇帝幸伊尹廟碑

若夫始就於桀以勸人臣之忠終歸於湯以濟天下之難述宣懿德敷祐萬邦大節昭明嗣王敷其訓餘慶不墜令子承其家舊里攸存明祀新享朕言因駐蹕永用懷賢聊復刻銘庶幾旌善贊曰成湯之仁溥率來賓阿衡之忠天輔成功民難既平嘉謨永貞王室不衰大訓可知蘋蘩之祭傳於永世金石之刻表於褒德大中祥符七年九月十五日立石

元

萬戸張公城杞碑　　劉　方　舜澤人 御史

歲巳酉春杞中父老相率來告于曰當壬辰之變河南破郡縣廢隄防不修翌歲河失故道巳亥又決於杞遂播而爲三東滙宋亳間漫漫澶澶下連淮海爲不測淵國朝歲方有事南方梁益兩淮駸駸殆盡南師竊河爲間舳艫千里逆流而上今年焚宋門明年剽平陰至攻孟津俘虜留白庚子以來無寧歲梁鄭騷動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守多流離違方山東亦爲之震駭雖瀕河邏戍萬騎號勁利

蓋被左右上下出沒潛詭變無定所亦嘗夾岸對列南師且且四顧中流彷徨飽載鼓枻而下亦無如之何甲辰春班師大將軍偕亞旅暨中書君相杞爲河衝會謀元師戍其上以扼其喉而難其人僉曰萬戸張侯可然尙以南人便舟楫雖智勇冠絕有不可必之疑逮公下車再月而成市三月而成城五月屯戍有考七月秋潦大至三河合而爲一環城爲海巨浸稽天南人千檣萬艘截川飛進直摩吾壘謂莫敢誰何公乃鳴金革結陣以待命甲騎百人涉水薄之鋒纔數合即退艤霄無聲以遁

諜人云彼視吾壘乘水連列如砥柱灘瀬布爲聲
鸛魚麗遂此氣奪公丙午北上留後者各有所授
若人稟成算若人謹守禦若人治賓客是歲南師
乘虛四來輒四北俱不出公之方略初公戍杞也
視中流蕩杞北維而東且南北河決汴北隄而且
東南河循杞西城而且南以南河之西重地也因
西山爲壘而覩壓之以南河舟楫所利海兩橋以
限之南河之東中流之南戰地也列布三壘實以
瀕河瀕海善戰善泅者使彼舍舟而陸不能軍其
中流則造舟爲梁以備衝突列岸勁弩飛石以給

水攻中流之北北河之南善地也亦成城時使四方百工商賈治肆優狎畢至以通有無以佐軍用又時其遊暇以忘人勞北河之上通橋一以濟南北之往來至天下豪獷鷙黠者叢萃之公得之如梓人作室大小長短咸適其用或至倉卒驅以禦堅敵一如練卒抑憚公之威名也而其穀甲胄鍛戈矛鏑弓矢完壁壘繕則耕急則戰務蓄儲畜百度具舉要令耕戰不廢爲久駐之基也夫自諸侯列土以來各自民其民俗其俗其視他邑無異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相卹也如此杞邊邑也虞

於金華羽書交馳之下而吾儕小人再罹庚子之
厄謂禍愈於壬辰今幸與四方之人雜居於部曲
沭公同仁一視中得農其野旅其塗工其肆賈其
市而不擾者六年於此俾向疑其不可必者渙然
氷釋矣情感於中求所以答公之德而吾子遊公
之門有日矣敢以此一時方畧勲德請紀録為史
筆先刻諸元玖以傳不朽方喜其老人質直而有
禮故實老人之語以録之公字知剛豕之定興人
不書名以列侯貴之也銘曰南國未收隄防不修
河逆入淮杞居上流南人闞觀敢邇行舟歲擾梁

鄭河南殷憂自公城杞復周六秋槩鄭息肩日復
田疇千城載詠田野吟謳籌遐望遠極目爲樓河
山四顧經史優游管仲祖逖葵邱雍邱武夫烈烈
河水悠悠公之用兵鶻驚虎爭束髮百戰白首靡
精長戈所指前無金城退戍山立隱一敵國嚴城
如春山河改色民張吾軍敵至供億楊劉中潬[illegible]
韓光弼厥績休嘉昇河罔極英聲同飛萬古勇直
歲巳酉三月中休日三老李義和等立石

建廨營碑記　傅汝庸 元城人

昔蔡國張武康公駐幕於杞也披剪荊棘始建城

市爲河南重鎮時城居無縣治及武康公拓境於亳適滎澤愍公來尹是邑市將佐所遺第宅爲今公廨館傳諸官舍粗完至元歲巳丑民火延及廨舍灰燼者什八九時尹大梁申公涖政乃於事隙即其舊區廓庭宇之監正位置之傍前後廳事左右六曹庖庫門圂廢者創之故者新之雖非麗與纍不類而豐儉得宜制度適之計爲屋大小凡三十楹有奇羣材巨費仰給於經畫尺木寸甓不資於科歛民悅時使指期落成竊嘗考之春秋興作必書以勞民事爲重也新作南門則書之修泮宮

鄭河有殷憂自公城杞復周六秋梁鄭息肩日復
田疇干城載詠田野吟謳籌邊望遠極目為樓河
山四顧經史優游管仲祖逖葵邱雍邱武夫烈烈
河水悠悠公之用兵鶻鷲虎爭東髮百戰白首彌
精長戈所指前無金城退戍山立隱一敵國嚴城
如春山河改色民張吾軍敵至供億楊劉中潬當
朝光彩厥績休嘉昇河罔極英聲同飛萬古勇直
歲已酉三月中休日三老李義和等立石

建厲營碑記　傅汝庸 元城人

昔蔡國張武康公駐幕於杞出拔剪荊棘始建城

市爲河南重鎭時城居無縣治及武康公拓境於
亳適滎澤愍公來尹是邑市將佐所遺第宅爲今
公廨館傳諸官舍粗完至元歲己丑民火延及廨
舍灰燼者什八九時尹大梁申公涖政乃於事隙
卽其舊處廓庭宇之監正位置之傍前後廳事左
右六曹庖庫門圄廢者創之故者新之雖非麗與
侈不類而豐儉得宜制度適之計爲屋大小凡三
十楹有奇羣材巨費仰給於經畫尺木寸甓不資
於科歛民悅時使指期落成竊嘗考之春秋興作
必書以勞民事爲重也新作南門則書之修泮宮

復閟宮則不書誠南門不當爲而宗廟學校雖用民力不可廢也惟公宇亦然況今一炷之餘必不得已而又且不傷財不害民而得其濟制此爲縣者能政一端之尤者也今縣長暨介佐不掩人之善具本末請識諸石其存心於撫字而重民事可知矣若夫淸謹以律已明正以御下勤恪匪懈共承宣職仁愛懇惻惠單貧之民屏盜息訟敦本抑末興儒育材此鄙俗之所忽慢吾皆以爲急務行之一邑者可爲法於天下受賜之民愛之如親敬之如神歌詠之碑頌之生祠之政成課最身歷臺

省名登簡策傳附循吏班班可紀而垂不朽者願
此奚足護哉其有借公以濟私挾權而害物外釣
虛名略無實惠者登斯堂覩斯刻見一善之績在
人猶不能忘庶幾愧悟前日之非知善惡易以類
感化而爲良有司云至元十二年六月立

譙樓記　楊惠御史

皇元龍興朔方奄宅函夏聖聖相承誕敷文教仁
涵義煦遹底雍熙之盛猶歟休哉然自京師而郡
縣其禁姦異防草竊控弦操戈之士晝夜巡邏撞
鐘擊鼓未嘗一日撤武備者警戒無虞亦云至矣

杞隸汴為劇縣且當梁宋之衝民物豐阜訟多事
繁為政者承宣聽夾之不暇故於戢盜防姦之舉
殆名存而未追實務也孫侯柟棟由掾河南行省
來尹是邑下車諏諮善道惟公惟勤興學勸農御
吏撫民利病之興除祠宇之增修百廢具舉自宣
聖殿廡齋堂以暨門垣易敝以新獨公廨既完麗
譙未建心恒斯歉乃屬僚吏謀之首分俸金以為倡
士民亦覗傚施金穀合集楮帛若干萬緡將市材
楊之木汎泝而來以需基構適有縣民史其姓者
售居業以備後事第有岑樓且當城市之中外為

鼓嚴徹宵祈侯偕同寅議酬以土直捐帛爲緡者五萬遂仍其樓洞闢軒豁重葺欂櫨加以丹雘之飾徙鼓角於其上樹橫鐘於其側置壺漏籌刻於其中未浹旬而規畫竟不勞力而事功成扁其楣曰齊政晨瞻夕聞鬼衆傾耳杞人之視聽爲之一新而民曾莫與知其由焉侯字世隆南頓人讀書而文通練吏事嘗爲考城尉掌河南憲史主江陵縣簿所至有能聲蓋推忠直仁鄉之心發而爲涖官治民之政必能知本末先後之序即此一樓則侯之遵王制謹侯度之大端槩可占矣人寧有

時譏舉嬴之譏乎將見更籌分明光紹萍鄉必有

御史聞之稱譽美政薦之公朝者是殆侯發軔靑雲之嘉兆歟侯之政化不但杞人沾溉旁邑羣縣之婚田訟獄積久未白者省府檄侯聽决悉叅牘籍資左右驗案比以析之兩造悅服其平允三年夏百穀告旱侯竭虔責己祈羣祠而甘澍沛歲用大熟且致嘉禾之祥士林咸賦歌詩以讚美之防禁之條十有三事諭俗之戒十有六則俾大書門壁朝夕出入以自警俗是用勸善政之多未易殫紀姑舉其槩附見於此用諗來哲凡寮寀士民耆宿

之施財贊成者官爵姓名俱刻碑陰至正四年八月立

明

重修伊尹廟碑　任儀御史

開封屬邑曰杞去邑二十五里有空桑城昔王世紀曰伊尹降生於空桑即其地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今按莘野封壤與空桑實爲接隣則杞乃伊尹所自出之鄉而後人崇祀之典不可無也舊嘗有伊尹廟者之建於商周時邑人水旱癘疫無不禱焉其應如響雖世變不一而廟貌如故

蓋以人心慕之者同也慕之者同則修廢舉墜就不然哉迨宋大中祥符七年真宗車駕嘗幸其廟親灑宸翰刻序銘於石自是而後或毀於兵燹或淤於河患其廟日就傾圮而堂殿門廡之基惟離離禾黍而已有志於慕之者寧忍於恝然邪宏治丙辰徐侯來宰是邑崇德教敦禮義凡職分所當爲者罔敢或後況尹古聖人也敢不先邪謁廟畢遂爲維新之圖廟成屬予記之且問曰予爲弟子員時嘗夢揖於商阿衡伊尹廟中如對生人覺而大驚不知所謂一旦釋褐奉命來尹於茲謁尹廟

與夢中所見無異竊意世地相去大不相侔而幽明相符如此者何居兮應之曰亦惟慕之篤耳惟尹出處之正去就之潔學問之醇功業之盛而侯有以慕之則精神感格形諸夢寐無足怪者廟之新舍侯其誰雖然慕良農者當荷良農之責慕大賈者當業大賈之事蓋不徒貴於名焉而已苟以斯廟鼎新翏翏然曰我慕尹我慕尹其不幾於崇名而忘實邪尹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今侯官尹父母之邦下車以來蘇疲困恤煢獨見顛連

無告者輒憂形於色蓋庶乎以一邑之重自任者方今聖人在上進賢如撥茅去邪如脫屣其納諫諍有如轉圜一善不遺寸長必錄如侯之循良信非百里才行將膺諸當道剡薦如趙中錄以廣昌令入爲三公如卓茂以密令入爲太傅是時也致君澤民又不識能以天下之重自任否乎侯聞之躍然喜悚然懼曰敢不志伊尹之所志遂書以爲記且以告夫慕尹者在於力行抑因以自勵焉侯名鍾字以律保定右雄世家云宏治九年立石

儒學登科題名記　劉廷瓚　安福人

粤自京畿及天下郡邑皆有學以儲士士之登科目者皆勒石以記之所以重其名以昭勸不朽也其來尚矣余觀杞學人材之盛因訪歷代登科題名之碑祗遺址在而石刻淪落久矣夫杞素稱文獻之邦封疆百里黃河環抱岡陵崒拱其英奕秀特之氣鍾為名賢碩彥之流由學校以登科第者源源祁祁代不乏人其見諸行事大而柱石國家次而分理郡邑有忠孝節義有文章政事足以扶名教裨世道者至今昭然未泯使人敬慕不已則爽今日杞之學者豈特志科目以發身哉皆欲得

前修爲人之實以匯芳躅垂遠世也顧徵碑刻則
文獻無徵先達不幾於無傳後進不幾於無勸歟
爰命工刻石詳歷代登科者姓名樹於戟門之右
凡所載者唐一人宋十八人元五人我朝六十八人
總八十有四人是皆志録可考者其餘世遠難稽
並登科姓名之下又載其字與其時代與其仕之
所至處其下方以俟將來自茲杞之學者朝夕仰
而覩之莫不曰此吾鄉前修君子也其間某之忠
孝節義某之文章政事昭鑑在此幸與同鄉而不
勉與同志可乎是必惕然自奮曰吾何畏彼哉有

爲者亦若是

段侯均稅遺惠碑記

劉隅 東阿人 都御史

天下之制始未嘗不善而承之者不知所通變則法始壞矣自井田廢而兼并之患作度田均稅代有其制然巧詐横滋吏苟以文具應善者鮮矣而况承之者乎有明創業湔芟前代暴衰之令田任力賦從薄况中原地豊民寡貧富咸取盈猶不逮地之什五有遺利焉時無不均之歎百餘年後民日庶殷墾闢有惰勤而報覆有確偽故賦有豐儉民或貿易又輕稅以希售寖至連陌之田輸納不

盈斗釜數陞之地稅或重於巨室是以民日敝賦日艱官訟日繁極弗可為矣不有以變之民何以立嘉靖戊子知開封劉公積若徵輸乃倡議均稅而豪族頑民竟囂以訛不肯奉令在上者惑之議卒不定於時令杞縣殷侯鑒微極之當變深憂力舉乃條其必可均之說數千言上之撫察之臺上之藩臬之司躬親往復議始協侯乃立表議定弓量分區畛第磽腴晰戶里稽圖籍畫法布吏期月而畢臺省下其法於七郡為式歌之曰原田截截君侯之烈版章明明君侯之功誰其嗣之惠我於

終明年天子知君治最擢佐盧郡守杞邑請臺省乞留者以千數不能得君行之日老穉啼泣攀留不舍嗚呼使天下守若令皆段君也則法何自敝借或敝能不撓勢通之宜之則民何至窮以亡耶君去後三年山東王君應繼爲杞令時戸部仍以稅均恐不平確符下諸省暫止惟杞田以君之均之也令一如所均毋易王君乃得繩前跡查碑處畢力搜杞田之隱於旁邑者若干頃而稅益寬杞民之歌王君猶段君也於是王君曁杞薦紳先生以書來言曰杞民之穡段君之賜也君旻政甚多

而稅均乃績巨而惠長者子其記之以示吾民毋敢忘闕辭不獲喟然歎曰方今軍制敝而督練清理之者僞文耳馬制敝而牧易養置之者僞文耳驛傳敝而簡覈之者僞文耳戶籍敝而增覆之者僞文耳學校敝而導育之者僞文耳俗尚敝而揚勵抑懲好惡之者僞文耳凡此皆恫民蝕國日甚矣豈獨一田稅哉段侯聲績方昭令復召入南司馬署且大用則凡天下之大敝通而宜之咸釐以清偶固不以望庸淺而望之君矣又豈爲杞一邑也哉段君名續字紹先陝蘭州人以御史直言謫

與予同年友善則記而傳之固閒志也是用勒諸堅珉以垂永永嘉靖十二年仲春日立

漏澤園記　　　　陳　乙 邑人 僉事

葬之義藏也緣大德曰生暴尸焉則悖德沴和故藏緣萬物之分渣滓歸於土親下之道也故藏緣孝子之情人死斯惡之矣不欲人之惡吾親與不忍物之賊厥遺骼也故藏先王以此制爲喪葬之禮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幸死而無後則有土之君主焉於是乎有掩骼之令漏澤之園自周文葬枯以降未之或易也田之不井也貧者至無置

錐乃有死而無所於葬者仁人君子惻焉捐田以予之此義塚之所由名矣斯二者皆發乎仁而成乎義者也嗟乎豈可與俗吏言哉杞爲河南巨縣入有明百六十餘年矣嘉靖壬辰朝城王虛菴公來令乃始買田二區夾北郭外官道小隘西曰漏澤園東曰義塚園其地之度漏澤園爲步廣長若干義塚園爲步廣長若干皆域以周垣覆以行椽除其二稅一無所與自是死而無主者官葬之西無地者葬東乃無復委溝壑給烏鳶者矣虛菴以明果之才濟之以正其所建立設施須皆誠堅耐

教卓卓乎非俗吏之所爲二園之置猶其細也然
則不誠義舉哉公徵去且十年而臨清劉銅溪公
以開府判來攝令事覩二園之蹟喟然興歎且瞿
木伐垣頹將就侵夷仵來命記其事予竊惟君子
本仁以行其義不可以有已也故功有可立不必
其利之我食事有可循不必其名之我出茲盧庵
銅溪之心歟後之君子追二公之心修廢壞禁侵
伐盆市開田斥招偪隘斯益自敦其仁自盡其義
耳於二公何有哉若曰耻繼其後我則不暇也昔
心俗吏之蹈則非予之所知矣承劉公命不獲辭謹

剗厥實並告夫後之令吾邑者王公名應爲令三年徵授御史劉公名源澄攝三月並埀循譽云嘉靖二十三年九月立

重修儒學碑記

陳卜 邑人舉人

儒學署教諭成君訓導戎君彭君及耿生薛生劉生某某謁余言往戊戌乙亥大雨水無年邑政隳學宮大壞黌舍蕩爲墟莽師席萎以支風雨氣坊撤久不補先師廟右廡壁崩殿瓦剝損繪事壞牆祭器散亡甲辰夏今大尹山東蔡公下車旣謁先師觀諸生習業顧瞻垣宇大懼學且就廢乃於

是議緩急程工費儲材力考規制月纖時增不料
不怠比三年而完自門堂垣宇咸加葺治修射亭
三間師宅三區爨舍若干間補正氣坊一考古射
禮制射器範銅爲爵罍簠諸祭器凡幾百幾事規
爲宏遠細大不遺方畧審詳民不病擾可謂有功
於學矣維古之盛德大業必托金石以垂不朽杞
學創自洪武初年迄今百八十歲中間興廢補敝
豈伊一人由前無紀載故令賢尹之績泯沒無聞
良可惜已今某厥勒貞石考厥成績以彰蔡公之
功垂諸永永維子其文諸余嘉茲盛舉義不得辭

既次第其言乃申告之曰夫學成材善俗有恒重矣然惟賢有司不惑於速化而專趨要官之所急乃克重焉至於有志而無才有才而無時皆不足以立事蔡侯之績不謂難哉思其難毋俾其易毀功乃久凡宮室器用修於小壞則費約而易集嚴其守視則恒完而遲敝勤於游習則實用而不蠹今學宮禮器蔡侯則既修矣嚴守視者非三君乎勤遊習者非諸生乎皆曰然則又曰官修其政師修其教士修其學夫修學宮政之先務也教盡於守視已乎學盡於遊習已乎故考德業情簡別政

之質勤勸課躬迪化教之質篤彝倫治性情學之質如質之未修也則不足以成材善俗失其所以爲重矣將有指而議之且以爲無益且以爲可毀嗚呼詎不負賢人之用心矣乎於是諸君憮然曰敢不夙夜實修以對蔡公之績嘉靖二十七年仲夏日立

義塚園記　　前人

杞有義塚園自知縣韓城王公始先是無墓地者多葬於城壖久而修築塹掘蓬塚遷迷白骨槁暴沴天地之和傷孝子之心歷政未有爲之所者嘉

靖壬辰王公修杞城目覩其事惻然憐悲買地得北郊附郭聶氏鈿田十有四畝盡遷城下叢塚而以壂周收其暴骸乃遂除其田租樹域而垣周之傍曰義塚俾無墓地者悉葬其中焉或問陳子曰一棺之容卒地二步圜地廣若干步長若干步為地三千三百六十步容千六百八十棺止矣奚以待無窮之葬耶曰夫義者人心之公嗜也有其倡之必或和之有其舉之必或繼之後世其無王公乎哉謂是圜也作杞義先可也王公名應治杞三年徵拜御史記作於甲辰之冬公去杞已十年開

府判銅溪劉公來攝縣事嘉王公之舉因立石而
爲之記云

重修城隍廟碑記　　前人

城隍肇祀載籍無考由唐以來稍稍名見自高皇
帝登極之明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廟錫號定封於
縣爵以伯號爲顯祐職以鑒察斯民祭用春秋仲
月與風雨山川同壇邑厲則祀爲壇主守令始至
必與神誓月朔望必謁遂爲秩祀云杞[illegible]坐治之
東天順安治中皆常修葺而拓規制庀僝[illegible]後舉
盛矣越五十餘年而當嘉靖壬寅廟貌毀頹垣廡

傾廢土漏下瀼材腐像剝神用不集民用不虔縣尹新城朱侯納住持道士李靖眞言給簿募施遣官屬翟淵聶鋼劉廷臣董諸興作明年朱侯擢戶部主事去雷化蔡侯代之督勸益力於是施財日聚百工奏能撤敗拄傾興壞葺破丹青墍墁推陳置新凡修門堂廊廡小殿曲房總九十有四間至於器具几筵庭霤階陛塑像繪圖罔不致完致飾貫雖仍舊功乃一新而募財之難載於往歲爲力倍徙矣東增元武聖母二殿於故三清殿側西修三官殿而毀其饗神樓之在庭下者皆蔡侯之志

也計諸費爲錢百萬丙午八月望日訖功洪遵記
奠問訊謹接城隍之神蓋佐守令治於幽者也禜
災祈佑則本山川之職矣心壹禱則有盟詛之權
籤籌夢報則兼蓍龜之用至於冥像顯設雖祖法
浮屠而險折慝心亦猶懸法象刑之機也是以昭
代重焉夫祀也者以人感神之道也嚴廟飭像望
而怖之所以收攝人心之神也易之萃渙皆曰格
有廟義蓋如此故神之能示禍福以動人心者必
藉乎廟與像長民者知藉神機以自助亦必於廟
像盡飭焉世徒見夫行惡而媚神者不獲其佑遂

併其佐教化者而疑之則過矣雖然凡形皆氣凡氣皆神神也者麗形而爲之主山川人物祠廟一也况於高城深池域民聚生其抱神也宏其主權也大矣皇祖之訓曰天地之間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斯言至矣蔡侯之禱旱也齋宿廟中已而果雨誠信感通蓋不徒恃修廟云嘉靖二十五年仲秋望日立

杞縣題名記　　王顯忠保定人邑丞

封建罷而郡邑分諸侯徵而守令重蓋自漢與以來率由此法而唐宋因之馴至我朝稽古建邦媲

美三代又有小漢唐宋於不足言者矣要之親民
之地郡與邑均然邑之視郡其勢益難其務益衆
其守益專則令之視守益難乎其爲職也杞縣肇
自國初吏茲邑者長有令貳有丞佐有簿幕有尉
凡此皆以爲邑也皆以治邑民也厥惟重矣乃嘉
靖甲辰夏東魯蔡君來知縣踰年而政通人和百
度俱舉暇嘗語顯忠曰署必題名所以循名責實
彰往勸來義意嚴矣今茲棄而弗講愆愈久愈失
其傳將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賢賢焉名實
無所考而勸懲無所因吾爲此懼乃謀之簿吳君

暑尉崔君賢爰立石於縣儀門左繙閱往牘得洪武以後令若丞若簿若尉凡若干人勒其上虛下方以俟來者且徵余言以記余惟勒石記名厥名宣矣而名實之間君子所當深辯焉何者没世無聞固所當疾而名浮厥實是爲過情有餘恥焉要之流芳百世與遺臭萬年者均之爲名也而美惡之殊奚直霄壤貞有欲詐不可詐欲掩而不可掩者也夫人於名實可不慎哉然名不必以位惟德其名可傳位不必皆崇惟賢其傳可久今之官一邑者自長吏而下雖其爵位有崇卑職任有經重

但所以保釐疆土父母生民綱維世道者共與有責焉苟惟務盡其職而不失責任之恒惟務富其民而不思肥家之計則皆賢也皆可名也皆可傳也而何靳於位是故無欲以養心慎獨以貞守冰蘗以勵操君子名之曰廉吏鼓舞以盡神變通以盡利宏謀善斷以盡才君子名之曰能吏豈弟以示仁躬行以示化平易以示親君子名之曰循吏反此者爲貪爲酷爲不才而名均之爲必傳也今而後凡觀於此石者將指其氏里而稱之曰此廉吏也此能吏也此循吏也而貪而酷而不才者亦且

指其名而議之將使善者不可泯而惡者不可揜名之善惡同斯石於不朽矣人茍欲自棄則固無所事擇也凡少知自愛其身者疇肯不以廉以能以循吏自强而甘爲貪爲酷爲不才以自遺臭於無窮哉貞哉斯石固永世之大鑑也而蔡君獨惓惓焉意其在茲乎意其在茲乎嘉靖二十五年四月立

姚公修城碑記　　楊本仁 邑人布政使

嘉靖丁巳年春河南撫臺御史中丞潘公謂地方多故應卒爲難乃檄詔郡縣修理城池以蕭不虞

諸郡縣長吏率齷齪尋故事補葺隳廢葢廳曰前何以故淺補易摧恒袁多畏焉耳於是吾侯鳳麓公獨撫檄慨然曰嗟乎此先事之機也弗可失也夫自三詭得氣而保身忘國之吏半天下審如是民將奚賴今皇帝馭吏核民專弭盜爲急不見夫大河南北人多獷悍善騎射遊手幸亂往往搖喙鷙兇奮辣矜流剽郡縣匪城何禦夫城所以固民心而捍寇衝也不可不修也語曰國保於民民保於城聞之往年師賊之亂事多蒼黃無統紀驅市民㥿腹守陴人洶洶無固志學士大夫至帶劍而

邀相與張守陴睨一夕萬慮向使賊飛騎薄城控弦贖視而内牒一呼衆心隨提城破而官不獨全方是時欲保民保身得乎嗟嗟斯往事之沸羹也則夫噬後事之臍孰與爲先事之甕而斯民也難於慮始者也某受寄專城民所屬命所不容不以身任其責者有如此日於是乎毅然登城周視精揣曲計如理私埴畫地分工限以高闊尺丈公時時往核之未幾七旬而城成曰麥可刈也一爲散工又討欲便警守增堡合欲便矢石增敵臺欲便瞭望增角樓門東西繼作作無向漸手邑士大夫

暨父老各相率登堂拜頌功德掌學政吳閩海先
生從容請曰藉公金石之操爲杞圖金湯之利保
民之至計也某旣知之三詭謂何公𩑈然良久不
答晴海曰世之規影形跡若免已謂之詭情避嫌
乎口政罔民秦越利病謂之詭辭避怨乎虞禍憚
難苟擔攄攄謂之詭位避事乎公又𩑈然弗答少
室山人曰不聞乎擔日一念築民心之道也推是
念也且將爲國干城屏翰天下亡鬪之禮禁亂之
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然則城非寇之坊
而盜非民之水乎民志弗堅蟻孔階禍雖范金爲

城劃山作障若將疾視其上委而去之一决而有
永敗野老有言曠斯具舟麥斯具麥此先事之慮
也先民之言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夫城門之牖戶也而築之桑
土綢繆之義也豈時乎天埀埀雨乎未耶是役也
土取諸隍因以浚池幹材取諸四野夫取諸里甲
築具取諸夫械取諸土民之識時嚮義者自捷致
之故民不知勞而官不知費公姓姚氏字某號鳳
麓應天府上元縣人丙辰進士弗敢名吾侯山人
於是乎撫百姓口碑而爲之頌頌曰大河之南嵩

蕩平原戎馬之衝冠劍之門騶雄飛之衝拔少李
民心號固覩城亡存我城謂何曠匪重關咒猴經
宋襟帶河山歲苦崩摧力築實艱英英我侯屋譔
浩淼濯濯玉立嶢嶢鳳矯枯能使埴幽能使照人
方逃嫌獨拔懷抱入方澤利獨任濕燥我求公志
如日斯皦築城保民賢躅堪紹仰睇危堞戀學尊
陽黿語寢寢入氣堂堂三版不沒太華太行城者
在高池不在深山峯海濤生自民心屬命一語星
日鑒臨尺璧尺璧城陰棠陰井石奚翅千金千尋
猗嗟此碑共保弗磨卓卓才哲藐藐嵩河嘉靖二

十七年八月立石

杞縣江陵岡重修醴陵侯江淹祠碑記

江陵岡去杞西南五十三里有淹墓因立祠[illegible][illegible]淹焉創建無考修圯靡常迨我皇明今上皇帝建極二十四年乙巳祠傾頹弗肅鄉人冀得貴李藎與其儕輸貲埰工爰飭整之棟宇榱桷眡前增三分之一高一丈二尺闊三丈四尺飾以金碧肖其像貌煥兮巍哉足以秩祀於無窮矣得貴命其子冀貞紀其蹟未果乃今同會人張崑請予言勒之石用埀弗朽焉嘗考淹字文通論曰憲考城人少

孤貧從母遷杞不事章句留意文章嘗慕司馬相
如梁伯鸞之爲人初依劉宋建平王景素時廣陵
令郭彥文得罪於王辭連淹受金下獄獄中上書
言甚凱切王即出之蕭齊高帝道成輔宋政知其
才召爲駕部郎驃騎參軍事及帝受禪爲史官專
掌詔策拜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少帝初兼御史
中丞振肅百僚彈劾贓汙甚衆明帝稱其爲近世獨
步累遷秘書監侍中衞尉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
左衞將軍封臨沮縣伯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
封醴陵侯卒初侯年十三采薪養母於樵所得貂

蟬一具將鬻以供食母曰此汝之休徵也可留待
得侍中時着之至後果驗蓋數有必至機有豫見天之
祚侯豈一日之積也哉侯嘗謂弟子曰予本貧素
不求富貴今之忝竊至此平生言止足事亦備矣
吾功名旣立正欲歸身於草萊耳是蓋履盛滿而
知足極顯赫而不忘本殆二疏之流亞歟侯少以文
章顯晩節才思頓弱嘗云夢張景陽索絹郭璞索
筆自爾文躓而詩無美句矣時人謂之才盡又可
見志衰焉年暮氣委於心是豈故由於夢感耶禮
曰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今觀江侯

天子即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
事且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
加恤録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
而南陽守維藎令遜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
張公藎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
請於大梁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闉故社
學地中搆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
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為金三十餘皆令遜
所任也既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分巡副使杜
君轄率守維藎同守通守希仁維熙司理見賓令

遜以狀來請世貞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爲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强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勳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爲徇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備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逆矣而鐵公之節獨信於眞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而亡所羨亡者之爲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事爲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獲罪又戕維新之後稱上之所諱聞

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竊聞之高皇
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
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鳴山夫旋敵於抗刃
接鏃之際詈其吠堯而取其猶傑以故其所感發
振厲僅易世而爲主死者比比卽鐵公其尤也而
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册書之
所志者而不愧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
嚮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謂二公之祠者爲
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褵則思其所
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覩二公之延者二

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所以不朽是㕘政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銘曰臣有大綱上有酬分下有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人以釋前恩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爲淮備胥不驚敵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陻毀嵬全天賓於帝所恒爲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侁侁騶虬翼鸞繚虹屈蜺雙甄儷輴疇右疇御霽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妥汗彌輪靈之來格立髮爵縣令意夫伸靈既格我肯吉卽芬側廬爲祈

豐我稌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應
之並表嶙峋獨此豐碑千秋萬年斯人若新

陳公義田記　　黃　鶴　邑人　按察使

杞縣有學田若干畝創之宣城麻侯瀛以給士之貧者士仰給日漸多多將弗繼邑致政僉憲陳公乃捐膏腴之附學莊者千二百畝於隆慶巳巳冬爲學田郡守張公大義之白兩臺臺公亦義之移檄學憲楊公覆覈將疏揚焉學諭胡君梅司訓盛君德魏君九成率諸生登陳公堂以謝公蹙然曰國家設科斂材其陶鎔優異保愛貧養於是乎在

夫何藉此數區之田㓜杞文獻之域英俊輩出軼羣絶類又焉資此顧耿耿有鄙懷諸君試聽之余少不自揆抗志迂遠旣仕矢心秉憲殫勤茹苦以圖稱不意志大才疎行戇入嫉竟以違時忤勢拂衣而歸其區區犬馬之私終以未伸爲恨迨今上御極皇澤及故舊疏遠之臣余以衰廢亦得晉一級反而思瘁此身何補第老矣無能爲也故出尺寸之田萬一少有資於士得假此成所學以爲幾舟楫鹽梅之用其然余之幸也不然則憾亦少釋若夫矯行鼓俗以炫美聞則吾豈敢朝君輩再拜

謝以退而述所言於余以徵記黃子曰達人尚義
志士竭忠昔馬伏波欲再造炎劉樹功不朽乃散
畜粟以萬計恥爲守財虜范文正公經畧涇原西
酋破膽賢跡營第姑蘇南園陰陽家謂必踵出公
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吳下士咸教育於此貴
將無窮焉遂即地建學夫散財急國難也建學廣
衆材也急國難則王業定廣衆材則庶事理業定
事理所以忠也陳公博學邃識閎才偉畧確有二
公之志乃退守林岩捐田圖報夫捐田義也圖報
忠也義以成忠其是之謂乎嗚呼世固有爲人臣

者居廊廟則甘榮利權誣上行私身被寵渥而不知報及其投簪引退放浪江湖從耳目之欲爲子孫計雖拔一毛利天下弗肯爲況千畝乎其視陳公爲何如人余高此義用記其言與事以示吾黨之士嗟嗟尚其懋修哉無負陳公捐田之意隆慶五年秋八月吉日立

條鞭德政碑記　　侯于趙 邑人都御史

太史曰恤瘼志民病也民惟赤子未有赤子病而父母不惻然閔者故欲其恤之也病者何賦役繁也賦役可廢乎曰曷可廢也補偏救弊與時宜之

而已皇朝履畝而税以三等九則賦民法曷不善哉顧有治法無治人法久則敝敝則通於是司國計者議條鞭法請於天子而可之尤恐其有便有未便也廼宣布寰宇酌議通行求實政而殊虛名誠通便宜民術也杞在開封號繁巨厥田中下厥賦上上兩税外有驛傳鹽鈔皂快河夫等項與非時徵派蝟集蠅附往往甲於他邑邇者水旱頻仍奸蠹四出飛灑那移吏胥高下任其心富者多輕差貧者肩重役編氓日事逃徙窮簷蔀屋遝遝嗷嗷嗟歎不均習沿既久弊竇滋多夫杞民力竭矣

司牧者忍恝然已耶歲丁丑臨海秦侯懋德令杞滌篆來覩民日敝賦日艱訟日繁輙歎曰此何以故諸役之僉派無定額有司之誅求無定守也今之整頓盈縮以蘇倒懸之苦者其條鞭乎維時杞士大夫少卿劉光遠等舉監李履繩等生員林棟等耆老趙宏襟等相與扶攜環廳投狀乞申請亟行者數千人侯之意益堅進而告之曰官之立法非自營也與民共之譬諸烹以養賓咸欲適口茲法稱之衆口無間言則旣安矣安斯行行不可無數也遂殫慮數月條分縷析綱舉目張每畝計徵

銀三分七釐獨河堡等夫不與較往復所省不啻十倍昔謂無定守者今皆有定額矣條其欵三十二次其說于百言上之府上之司又上之臺僉曰稅糧國家重務催科生民休戚剏興革大機也必計議停妥而後可垂經久逐欵批駁從實酌裁見其法果良特果宜用果省也乃俞其請咨臺張公尤灼知而首是之移檄以欵目刻給小民使家諭戶曉仍立石署中期久遠慰士民望侯乃毅然行不數月遠邇翕然稱快鄉邨絕追呼之擾流亡編復業之家噫嘻效何若是其捷且巨也㝵法也孰

主張是哉我撫按周公張公藩臬鄭公李公邢公暨郡守薛公心天子之心者也加意區畫主持於上我侯心視民之心者也畢力展布承宣於下上下協心故法行而澤流藉令意見稍有參差豈能動無掣肘使一時美意良規爲千載深仁厚澤也哉余以入賀過梓里謁侯侯首取條鞭錄示余且告余曰茲上功也盍記其始末俾功有所自焉余曰古者卿大夫仕其國法施於民能禦大災捍大患興大利者閭巷婦人孺子咸謳誦功德稗官野乘皆得記其事以備觀風者採國史去則且思但

豈之別此法之行會兩院司府綜核精詳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剗煩苛蹵彫瘵惠我杞於無疆者哉是

用勒之以垂永永萬歷六年十二月朔日立

圉鎮常平倉記　　馬應龍安邱人邑令

圉故漢縣屬陳留郡地腴而民稠俗悍而善爭杞

之一都會也去縣最遠夫地腴則積儲為易民稠

則積儲宜廣去縣最遠則往賑難而積儲又最急

予每過其地弔中郎之故墟覩民生之茂密思有以

樵其生而易其俗於是闢地為倉名曰常平貯粟

五百斛實其中命官韓鎮主之其貸斂生息一如

棠陽舊法復訪諸土人求所謂蔡邱者封之土人曰嘻夷之久矣乃爲主於倉中以祀之非愈於禮也民飽食而亡教則近於禽獸圍之民居恒好擲賭雖埋其無賴子弟往往誶父詬毋寇兄讐弟張鼠牙侈雀角株連蔓引不勝不止其强悍喜爭之俗在無事之日已如此矣設有意外水旱疹災之虞内無禮義以固其志外有饑寒以廹其軀則揭竿斬木之風將先他邑而爲之倡豈止强悍喜爭已耶然俗信巫而好鬼往往官之三尺不如廟之片紙吾所以置主於倉中者其意以爲愚民過於

斯者倘覩其主而思曰此非向之所稱能馴免者乎則大木可以作師表吾何為不立之一舉而二善備焉儉于禮者侈于教矣然則斯倉之作寧獨植民之生也乎哉萬歷三十一年冬日立

小河義倉記　前人

余考城西道中牟謁陳明府履災西南抵許昌謁范大夫二公皆盡心民事者陳之言曰某公者余舊邑令也儲粟於社幾數千斛本之所占息之所蓄貸之所償券之所會籍之所登此公按其籍無弗當也而未嘗自稽之奸胥儈陰以啖巳而實秘

蠹比敗左右悉論爲城旦鬼薪某公亦以墨罷予曰戒哉此罪在下者也累乎上矣范之言曰某公者余舊友邦也儲粟於社亦數千斛本之所占息之所蓄貸之所償券之所會籍之所登上人按其圅無勿當也而未嘗委稽之奸胥儈陰以炎官而貰私蠹比敗而左右悉論爲城旦鬼薪某公亦以墨罷余曰戒哉此罪在上者也惑於下矣嗚呼不幸而遇若公之不廉而以賄敗又不幸而遇若公之不明而以人之賄敗二者雖有間其於積貯之蠹一也然而下之蠹十一上之蠹百一吾不寘上

而虞下則任目而不任耳亦願上之耳目吾無已
也則吾幸矣或者曰長民者誠心愛民其於積貯
若虞愁而望果備餱而適遠也豈爲人之耳目吾
哉余應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既不敢謂子
面猶吾面則上下豈有間焉聊以昭其衷而已小
河義倉成憶三公之言可備規也遂書爲記萬歷
二十二年冬日立

葛堤義倉記　　前人

杞西二十里葛堤義倉成余飲於其中酒半召父
老而謂之曰若知夫飲酒者乎詩有之始則秩秩

然敬也逸逸然庠也温温然恭也反反然重慎抑抑然慎密也及其濫觴則幡幡其輕數矣傲傲其傾側傞傞其不知止矣所謂始乎治卒乎亂也余之創茲倉也闢隙薙萊鳩工庀材厥修二四廣四修二堂二四步四二尺繚以周垣墉以俾守既菴既藻不遺餘力矣遂搂浮擇鍰捐俸以佐之不給又鼓吹好義者以懽輸之蓋頗幾困面舌幾焦也然後積之營數百斛夫積而寡斂猶弗積也散而寡息猶弗償也乃三分倉實以其二爲貸每四分貸毋以其二爲息子又恐出入之蠧之也於是擇

之司圻立之司紀蘊秕有秤扇緊有準錯之以四
禁之以八寧照以益寡毋餡以飽奸寧以攖而朽
圂毋以貺而委壑夫其創之也勞積之也艱生之
也勤禁之也嚴卽有弊竇吾知解矣雖然吾安能
必數禩而後以偫爲常乎能緝其緒而日能其本
乎能使胥毋侵而徒毋乾沒乎能蘁其齒而朔之
以淸乎能使罠寠飽德乎能使昵近無市心乎能
使入者顆圓而黃鮮糠粃乎能使出者肖脊不行乎
能毋𣲙剝於鼠牙雀啄乎能使霪潦無頹乎斯倉
吾又懼其濫觴也父老趨而進曰君侯懼乎必不

濫矣繼今惟願君侯永肩其心勿忘斯懼又願繼君侯者亦永肩其心勿忘君侯之懼則吾儕小人之福也請書為記余曰嘻吾自懼不暇遑恤其後遂賞之酒而鐫斯語於石萬歷二十二年冬日立

冬生院田記　秦浹 邑人庠生

我邑侯馬公治杞之明年歲大祲皇上惻然發帑金賑之公仰承德意開倉發粟煮糜飼餓活者不下萬餘人因念祲者天行之數而冬者一歲之祲於是作冬生院十九楹於伊尹廟西以棲無食無衣之人自冬徂春凡百有五日日人二餐飯三盂

絮衣一歲以爲常始皆捐俸給之旣又慮後之難繼也乃買民田三頃五十餘畝以贍之計三時所入足供一歲之需雖百世可行也因命泳記之泳曰余觀於冬生院因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先王之訓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仁政之施也院以聚之廩以贍之絮以衣之田以給之時以節之司之有人稽之有籍程之有度施之有序然後一境之民鰥寡孤獨莫不有養也養之於冬而三時爲易行之一隅而四方爲則則以行仁仁以立政政成而民和民和而世熙天地以

位萬物以育故曰觀於冬生院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且杞爲伊尹所生之鄉伊尹視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其於民當何如以爲養者院立於廟側毋亦有仰止之思乎後之君子倘能志伊尹之志則杞民之顛連無告者將世世賴之豈曰小補也哉萬歷二十三年冬日立

徐氏義田記　　楊鳳邑人太僕卿

說者曰自宗法廢而後有義田或謂義田之不如宗法公且偏也詎不知封建易而宗法之不能獨存也久矣然而天下之倡義田於族者蓋自宋之

范文正公始厥後此舉寡聞或者食人者忘爲德而食於人者忘德人夫忘德人之於忘爲德其弊令食人者倦於施寺而食於人者忘其勸懲也詎意義田之舉復見於今日乎吾杞人民鱗次風俗醇厚而家無餘粟輓近來紛華靡麗之習家習而戶行且也乏范蠡計然之策孑孑然祇知荷耒吡犢㸬胝拮据東作西成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家徒四壁者比比而是會萬歷十五年洪流氾濫泱漭杞中淼然一水國而禾稼盡淹沒無餘家無擔石之儲人有枵腹之憂甚至吞草根咽樹皮以

延殘喘未幾又疫癘流行菜色者何以勝天災則骼胔盈原野累累相望吾杞徐氏先侍御雲皐公曰吾貴爲御史旣受君之廩祿得日進饘粥以無虞奈何令期功之戚日啼饑乎見族中死者枕籍又愀然念曰吾貴爲御史當封其阡高視南陽祭何暴吾宗骨而不能具贏博乎是吾之罪也夫是吾之罪也夫於是徧告諸族黨曰饑者我糜死者我櫘之者我周此雲皐公之甚盛心也奈之何有濟者有未沾其濟者雲皐公又扼腕曰嗟嗟吾欲行仁而仁不能溥其何策哉計置義田以爲賑族

貴言未竟而雲阜公歿此爂幾墮有子侍御仁宇
公心聆其父之遺言而未敢忘也會延堪輿迎其
父歸窀穸卜吉地於本邑鳳凰臺郭家岡以厝其
柩中則建之享堂以妥其靈既葬再拜泣下曰其
曾領先君子之遺言志欲置義田以賑族奈何先
君子既逝而繼志述事之責其將誰委不然秉彝
邕於先君子檻玷之間渙然有餘憾已於是因營
其尊人之墓捐金六百餘兩擴田畝得六頃三十
畝除壙墓享堂道路三十八畝外尚有田六頃許
主人盡輸之於族號曰義田每歲課金可得一百

二十金一年之間應徵納費禴祭者已去二十金又封二十金以爲修理用餘八十金以資濟羣族之不足族有里役稱累者歲助六金婦有苦節不再醮者稽其家道之豐嗇嗇則月給三錢以助紡歲之饔飧稍豐則歲給一金以爲衣帕見優厚之意他如鰥老無嗣貧無依藉者亦以月計供之如貧寡婦例焉至於婚嫁死葬亦訊其家之殷否以爲助之隆殺貧則男助三金以爲婚女助三金以爲嫁葬則助其二金若稍殷者則殺半矣假令無事可費羨餘尚存則日積月累貯之爲救荒計仍

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討而時其出納幹旋者不得而與焉雖後世子若孫靡敢輕易其則雖一坏之土有輕動者輒以官府治之嗚呼仁宇公此舉豈眇小哉余觀今之搢紳紆紫紱袴貴介之夫持粱刺肥鮮衣怒馬擁輿蓋盛騶從高樓廣廈雕鏤綈錦臧獲羅列豔舞嬌歌止乎一已而不顧其他甚至子姓兄弟有操壺瓢以為溝中瘠者視之若秦越人之肥瘠然畧不介意而仁宇公獨留意宗族俾徐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老有終幼有養男女嫁娶凶葬皆有贍嗟嗟仁宇公其仁人哉乃又

不自德曰先君子之志某不過繼之已耳余公詎不聞詩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豈惟仁人亦孝子也公喬梓同朝侍御其奇勳偉績未易更僕數俟采風者自有定論余不惜楮墨爲公義田之舉喜而記之萬歷二十四年八月吉日立

剏修磚城碑記　孟紹虞邑人禮部尚書

汴以東百里杞爲壯縣地闊物衆甲於諸邑而俗尚虛侈民無蓋藏枵然也正德嘉靖間歷罹警者三再掠村鎮一至西門均未攻城大剏邑之城舊壘土也歲久雨潦不無傾頹百年來所歷賢令罔不

忍覺而墉之觀覽者自娛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
若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
謀與衆爲政耳萬歷壬子麗水王公得環拼衆議
爲之起東門壁甃百丈以欽取去弗竟也天啟丁卯
萊陽宋公九青亟商之閱往牒費且巨萬曰時詘
舉盈無乃重爲小民厲盍爲其易乃量城之圮者
屬邑大姓計畝而委之浚濠亦復如是高深改觀
而單勢之氓不與聞法稱善也而是時寇起於秦
蔓延至於河北奉天黎公視事復稍葺其隤而鳩
吾士民繕武備甚悉比入計則平干孔嘉申公先

視篆士若民煩習其訓乃請於當事而委重焉時瘡已訌於河洛而怡堂者恬不為備公署篆時畫守條格已就至是益嚴飭而實備尚缺乙亥正月賊騎突至倏忽遍滿五關且於城垣低薄濠水淺狹處標識之意欲覬覦上公徒步五城一日夜凡七週拇脫於指不知也視守禦缺卽以隨身徒胥補至隻身月矢石弗顧分俸五百金懸五門激募勇敢者殺賊於時多有奮不顧身五城擊殺斬獲甚夥而北門之氣甚壯公以全力注之盡出衙合火藥器械督武士袁文明多方捍禦者久之而

又檄五城選勇士擊賊賊乃奪氣去無何賊攻毗
陽甚急復欲假道於杞人心惶惶而會有官兵襲
殺弗果至公曰衆心成城再鼓將衰是累土者可
恃乎盍亦固吾圉子大夫其首事無讓予曰固也
聚族而謀不無以時詘爲諱者予曰蝮螫指斷臂
弗顧諱言詘耶有家者若分其半以成城而半以
供饘粥不猶愈於傾囊遺盜且以四壁供一炬也
况未必半也衆唯唯余曰幸甚乃與公議欲專屬
大姓如宋公法而不以爲是者十九且鄰封茲役
俱徵之里甲衆孳不易舉乎議不可奪乃括邑之

戶籍地畝而總其凡分爲三等千畝以上者爲上戶百畝至千畝者次之十畝至百畝者又次之上戶畝輸饔入垤役銀五釐中戶饔減八之二銀減五之一下戶畝輸僅四銀槩免等又分爲五隸五城鄉紳諸孝廉泊青衿各以里宅之近者詣厥門受事即輸其地畝之直以鄉戶之三等者足成之饔銀錢收支各城總理便宜分委而吏胥總[illegible]闈城週圍一千四百丈有奇除東門舊甕城之[illegible]丈每門任工二百五十六丈高率三丈門有[illegible][illegible]新之四隅有譙樓仍午爲堞計三千[illegible]

其遼闊寬衍所量增堡屋數處小西門原無甕城今創增之各門協助貲錢有差議旣定猶恐鄉居細民分畛域見乃與侯各爲榜文以諭之無不唯唯於是麑壟雲集金錢麏至五城受事收支者傳餐弗及也侯乃捐俸若干金鼎新東城門樓一座修城若干丈以爲衆先銜炎冒暑省試勸督月無虛日日無曠時敲朴無煩子來趨事經始於三月中旬至季夏而五城次第報竣侯復於城濠外因勢利導濬重塹焉費不煩而隘益倍次年正月寇復自東來遠掠鄉村不復窺杞城矣役竣侯以處

首事命鑴石紀之予惟天下事舉之莫善於豫而其次莫妙於因為高者因邱陵為下者因川澤而成功者因人心杞縣之當修也寧俟今日乃上憚於首事之難而下苦於百姓之擾綏之狃怡堂之安而急之慮有于思之謗未有其因也當寇來時郊關內外不無割剝刵劓之慘城頭觀者慮無不嚙指出血恨不為鐵室以禦因其憤也覆土之陁也跛羊可牧寇來悉力以扞而幸其退凜然有復隍之慮而亟亟然有此幸不可再徼之恐因其懼也其君子圖百世之利而其小人亦有塞墉之思

謀之其藏則具是依因其一也春暮入鐵輿作可以哺餓且介馬曰馳於道烽煙夜聯於睫履遺弗取寇掛弗顧其及圖之乎因其時也四因者而侯復以清勤督視宜其濟也蓋觀一邑知天下焉數年間寇薄都城至再墮城損將先後一轍寧無憒且懼者乃一時沿邊諸當事有能因而用之可以慎固封圻而消未萌之患寧至聖明憂侯之固一隅也可以當大事矣公名佳印直隸永年人辛未進士各城受事者倘有小記茲不具載虞既約畧記其事發繫之辭曰於惟杞國神明苗裔梁宋之交

俗奢而儉歷稽往牒屢訌於寇雉堞圮巖壘土是
覆日久弗戒城復於隍百年之計築舍道旁申侯
涖止逢此多難庇政勤民禦侮戡亂寇至無時與
民共守代壞以陶可以經久謀不厭衆斷在於獨
衆咸聽命輻綰於轂公曰勿亟庶民子來百堵交
作實實枚枚甓如鬼運錢若地湧工堅而速費鉅
而省爰增厥郛載浚其壑金湯之險申侯所作地
維罔闕何事憂天式遏寇虐婦子熙然明試以功
殿邦者大百里寶臣聲聞帝座伐石勒勳與石不
磷勿俾城壞敢告後人

二賢祠堂記

王孫晉 舉人

竊以駿馬鴻勳往喆芳流於炎漢崇岡沃土佳城雄峙乎高陽顧横襟而論古人量宏友善而庀材以搆神宇雅重雄賢恭惟漢廣野君酈公皓首業儒托酒徒以遇巷長揖抗禮屈龍準而轉圖據廒倉而塞成皐運籌逐鹿距飛狐而守白馬芟亂沐猴寧惟舌劒下陳留保全里閈抑宜唇鎗破歷下開基封疆衆妬蛾眉無奈韓君嫁禍永膺茅土允宜疥子紹封暨乃弟曲周侯聚少年於鄉閭威懾陳勝充先鋒乎長社功比蕭何一戰滅荼晉秩相

府再擊縣布政宇曲陽列頸田横賢名聞乎列辟立
孤孝惠景侯謚夫重泉況寄郎之象賢給祿賊而
勦叛連珠雙璧洵難弟而難兄鐵券金章允卜年
而卜世棱穿駒過代經幾帝幾王枌謝榆凋人每
思功思德然里中有三墓纍纍土壤而廣野無數
椽寥寥俎豆樵兒牧豎時逐隊以往來兔跡狐踪
常呼羣而盤踞凡我同邑幸桑梓之相連念茲曠
儀忍蒸嘗之獨廢享祀爰佾將修殷薦之誠榱桷
宇營先營駿奔之地然規模閎遠非獨力所能成
財役浩繁合衆擎而易舉勤斷遷而勵方新諒三

年之有成新碧落而壯娛青應千秋之不毀昔酧
水東藻曾聞子建之摛麗而樹碑摛詞再睹董生之
旌表彼兩賢非同井敎尙爾幾禩而吾儕謬接芳
鄰敢忘寤寐故承共襄大工遂爲志石不朽萬歷
十年　月立

國朝

重修東婁公碑記　徐開錫常山人邑令

今之杞縣乃古東婁公之舊封也周所以封公於
杞者崇禹祀也唐虞之世洪水滔天民將淪胥爲
魚鱉賴禹鑿龍門通三江疏百川而東注之海俾

民出於昏墊咸得安居粒食有若乾坤再造程功較德宇宙無兩故武王克商分封帝王之後東婁公得與陳宋並授茅土蓋以禹功德在人萬世莫能泯也周襄王時杞遷緣陵地入於鄭更名雍邱其民立祠祀禹世世弗絕故水經注云雍邱城內有夏后祠昔在三代享祀不輟厥後連遭兵燹河決縣治遷徙無常而廟之興廢亦不可考余視事之暇詢於邑人皆言縣治之東偏有禹王廟而以東婁公配享故俗人亦呼為婁公廟正殿三楹重廈南向翼以兩廡以藏俎豆更衣冠焉甚盛典也

後人於廟前隙地建漢壽亭侯廟西向臨街恐失祭享之初意仍題名額於兌門曰東婁公廟後經寇亂廈宇傾頹基址侵占歷來大尹訪得其處僅於門下作禮而已亦不復問其從來力求修復無怪乎千年祀典委諸草莽也康熙初邑紳丁敬鄭偉輔各捐資倡邑人修建以隣火延燒木植工遂廢迄今無踵成者余聞之瞿然曰夫禮君子之壇宇宮庭斯須不可去也五禮莫大於祭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若壇宇宮庭可苟而已安用禮爲何以涖官行法教訓正俗而責小人之

禮乎今守土者以縣治爲傳舍視祠廟爲不急之務莫肯修舉乃以封內舊祀千年祠廟聽其鞠爲茂草無過而問者是可慨也遂首捐俸倡導杞諸紳士庀材治具因召二官後裔使董厥役於焉朝夕趨事以成先志務期修復舊觀而後慊於心然余爲此舉者以妥神靈以崇正祀實欲望其禦災捍患福蔭一方非敢私徼福也後之君子幸同此心若遇殿宇穿漏垣墉頹塌卽當及時修葺毋俾大壞則神必歆其祀而降之福矣又按縣治禹廟歷數千載而東婁題額昉於近時俗人東婁雖肇

封之君要不得以配享掩其正祀考諸經史禹稱
夏后未嘗稱王故於殿前題額曰夏后行宮以崇
正祀廟額仍舊以順人情則兩得之矣相度廟側
尚有㬤地爰構數楹創立義學延寒士爲師以教
窮民子弟之有志讀書者兼司廟中香火啓闢蓋
以廣
聖天子崇重儒學培養人才至意亦思善體平大禹祗
承二帝敷文命於四海之心也並勒諸貞珉以告
來茲敬字恪臣廣西按察司僉事偉輔字佐臣候
選知縣經始於春月落成於秋月捐助姓名咸列

碑陰

重修劉文烈公祠堂記　　閻興邦 廣寧人 河南巡撫

名垂宇宙之內氣塞天地之間能以其身自家而國而天下後世感其至誠景其遺烈愈久而愈不忘者則平日成仁取義之學問有以信於已而孚於人也明有天下二百八十年而節烈莫盛於建文其間菹醢滅族萬死不悔能令志士拊心儒夫泣血後遂委靡隱忍恨不起方黃諸公於九原嗚呼國之元氣一削不振誰之過歟迨甲申之變以身殉主猶若而人劉文烈公其最著矣公甫生而

孤單安人鞠之荼苦萬狀少勤於學弱冠貿書
菽水養親事兩兄有加謹未嘗以貧故束帶干人
爲孝廉三十年如一日至甲戌年逾艾矣始捷南宮
對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乃授修撰當是時四
郊多壘饑饉洊臻土崩瓦解之形已成公日夜憂
慮於召對間痛哭盡言屢觸主顧而當路目之爲迂
有所陳奏率沮不行浮沉史館者十載癸未冬晉
中允明年三月闖賊薄京城公勸大臣悉出家財
爲死守計無有應者及城陷君后皆死社稷公繼
配萬安人妾李氏先投繯公具袍笏北面再拜入

家祠拜祖先引筆書贊畢從容自縊家人同死者

十二人賊雖悖逆過其廬皆叩首出潞明旣下恤

典未行至我

世祖章皇帝之十年癸巳始遣祭賜田謚曰文烈閱三十

餘年丙寅邑令徐開錫立祠於公之故里趾基雖

廣僅爲三楹逵視之如野廟寺延維邱過其祠以

制爲未備不足妥公靈遂與前令王與謀增廣之

首先捐俸而王令亦即捐俸召工計値重搆寢堂

於後祀萬安人李氏從之旁祀公之子三人而於

廡下置屋數間使同死之僕亦與食爲自巳巳五

月起工閱數月工未成而主命捐館舍繼之者署縣事歸德府通判陸遇霖新令李繼烈各為捐助迄今歲五月告成於是前後左右秩如也翬飛矢棘頓改舊觀非止表公之忠且使綱常名教流行於天壤臣知有君子知有父妻妾知其夫奴隸殉其主聞公之風者愈久而愈不忘有益於人心匪淺鮮也且當明之季早從公言協力同心疆場可以不蹙即闖賊圍城時諸臣肯出家財為守禦計召援兵紓君父之難亦不遽至隳滅及城既破矣國已亡矣而凜凜大節如公者竟死矣夫人誰不

死其死而名磨滅者比比皆是惟忠與孝正氣常
存如公也卒其父子兄弟夫婦僕妾以殉其主死
則死矣究竟公何嘗死哉彼垂宇宙而塞天地者
歷久如生也乃繫之以銘曰嵩洛之中天地正氣
蜿蜒而東封夏於杞篤生吾公金相玉粹積學砥
行五十而仕公仕於朝四野飄搖危言入告讒口
囂囂極於甲申日沉月銷守此大節百鍊不撓一
門殉國雷霆激烈名炳丹青魂藏碧血
聖代表揚忠貞如揭
賜諡賜田樹表樹碣惟杞多文名元五人孰若吾公聯

義成仁開其風者咸識彝倫有廟在焉奕世常新

華亭王大中丞祠堂記　　孔衍禮 邑人舉人

大中丞華亭王公撫我豫土四年於茲政和民輯
天子嘉乃丕績不欲公久勞於外以司寇召將行吾儕
攀轅之情胥不能已諸生武亮止者素費公預修
荒政者也率衆建祠以奉公衣冠而豎碑於丁村
岡之通衢邪公惠也屬余爲記余惟中丞公仁人
也初下車時爲政有體惟以寬簡率屬屬吏悉惴
惴奉法指顧間百廢俱舉善政彪炳難更僕數而
荒政其大端者癸亥甲子連歲二麥丹殺三秋滸

沒民窮飢餓朝不保夕公逐歲爲設粥厰於汴郊全活者以數萬計比及乙丑歲復大飢公度

國家常平之儲不足活億萬之衆而挪移轉輸以濟

一時如漢汲長孺開倉發粟故事有勢格不行月夜焦勞憂形於色遂慨發俸資廣開粥厰以救窮黎由是環汴州縣之饑民皆在乳哺中矣又念幽遠曠邈保無有鳩形鵠面而傴僂不能就食者吾所大戚也旋檄州縣勸令捐粟煮賑而丁村岡諸生武亮止者慕公德化遂爲倡首約同里生孟宏叙等十四人先捐粟二十餘石煮粥於本岡二郎

廟中次年杞令徐君陳留令陳君各率僚屬分勸紳士共捐粟七十餘石煮賑其地如初年例生既爲丁村士村之利害孰悉嘗言此村周圍四十里與太康接壤下窪尤甚一遇水潦輙爲澤國富者貧貧者死矣且明時此村半係下下而鼎革官吏踏丈不審誤入上賦民之所以苦也至乙丑之飢計三歲矣村民飢死者枕籍武生慕義忘身亟請於公公慨發賑金五百兩杞陳二縣侯又各助穀百石生能一一條分縷析賑濟枵腹起白骨而肉之皆公賜也嗚呼非生不能善成公志非公曷能

知生之深哉昔富鄭公在青州處飢民措置得宜率俾士人分掌之而不以胥吏與其間非此意與然一鄉如是則一邑與數十邑準此矣我公洵仁人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曰聚財又遣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今之賑救得法何殊古昔竊怏昔人所散者國之財今公所散者一己之俸也世世有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如公者乎可以爲

天子大臣矣居民感泣願留勢不能挽乃建堂勒碑以垂不朽猶南國之思召伯云余既樂述美績而又

嘉生之感恩於知己也遂書其事於碑陰

重修杞城碑記　何夔光 邑人 訓導

城者盛也猶器之盛物云爾邑之人所恃以禦災捍患永保厥生者也修築之道毋或卑卑則飛鳥越之矣毋或直直則摇鞭易之矣毋留鏬漏鏬漏則蟻穴潰之矣萬櫓不能使之下而三板不能使之泥始號堅城池則浚之期深廣而已昔人比之金湯良有以也故任疆場之責者恒以修理城垣爲競競杞當梁宋之衝中州一巨邑也厥土平衍無崇山峻嶺以爲屏蔽所恃者邑城之數雉耳三

韓李侯涖政之初攬轡孰視慨然動修葺之志伊
時百務待理未遑也越歲餘仁政全洽恩威並著
於杞民已成臂指之勢乃齋沐請於中丞閻公曰
杞城之不葺垂六十年重以明季爲寇所毀中間
歷五中丞十縣令而訖無毅然經營之者其實惑
之願黽勉從事中丞深嘉之歸而謀諸士大夫及
鄉者以資力不給爲憂僉曰城者吾人百世之防
也侯念及此百世利矣敢不竭力以祗侯命是日
侯先蠲金三百以爲倡而若僚屬若鄉紳若孝廉
明經太學及邑諸生各蠲金有差由是庀材僝工

環視城之周圍共一千六百二十丈有奇分爲九工按工考成而甓甃則取諸陶也木則取諸林也灰石則取諸山也匠則取諸官夫則取諸里甲也由是出納有經餼稟有時勤惰有稽作息有節故民皆踴躍趨事而鼛鼓有弗勝者由是城之闕者補之裂者完之蠹者固之欹者齊之惟五甕城皆鼎新之五門各營前後二樓樓三楹丹壁彩椽輝映郊野堞共三千六百有零胥易以甎固以灰望之巖巖奕奕稱重鎭云是役也起於十月二十六日訖於十二月十七日共五十日而工竣所謂用

力寡而成功多侯其是歟既落成侯顧而樂之屬
余爲文記其事余惟城池聖人所以周未然之防
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雅烝民韓奕諸篇
城齊城韓恒三致意盛世君臣相與咨儆以保疆
域者道如是爾後之爲政者不圖百世之計而狃一
日之安因循偷惰以勞民傷財爲速謗以福先禍
始爲難居輾轉支吾而責已謝矣幸而疆場無事
可也一旦有弄兵潢池者城郭未修何以待之侯
之乘時建此偉績豈非知爲政先後者哉又按今
之杞城蓋元時張武康公因河決而創建以遏衝

師而固元南部者張公釗之於元初用武之際而

我侯葺之於　國家無事之時彼則草昧之經濟此

則未雨之綢繆也泰山盤石之慮二公有同心矣

於以酬閻公之知而副

聖天子保障之任山輔韓侯寧得擅美史册乎侯諱繼

烈字圖麟奉天遼陽人以明經蒞杞凡政績别有

紀兹叙厥城工而繫之以銘曰杞承夏祀國肇東婁

秦漢爲縣易名雍邱由宋及元河決而圮蔡國武

康實城南杞明代因之壘土而城時勤板築未睹

崢嶸曉季申侯易土而甓巨寇蹂躪遂隳厥績李

侯蒞止憂形於色思奠金湯慮乏財力杞人感激爭輸樂鐲尫鷩木石輻輳城邊經始營室落成鼛氷冬盡無雪助乃功成杞民曰飢侯乳以哺杞民曰寒侯温以煦懼懼於兵築此堅城安不閉戶危則乘墉侯慮我民計何周詳一旦之勞百年之逸土壤易盡拮据難忘卓哉遺蹟萊竹召棠城不厭高池不厭深金湯之續誰其嗣音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立石

焦喇寺建伽藍六祖殿碑記　侯方曾 邑人內閣中書

焦喇村者春秋鳴雁鄉也余始祖明初遷杞卜居

是村余每省祖墓至其地則流連不忍去東阜古寺有宋碑高可三尺許方四面似矮屋柱頂尖銳稜簷下覆似丈夫而笠者又似小浮屠然碑面鐫梵經年紀太平興國摩挲之餘輙動弔古之思正殿祀大雄氏旁列羅漢具歡喜悲憫勇猛莊嚴踈散諸態處極有生氣非時下工人所能貌塑者殿前古槐一叢皮溜雨黑如爛銅與漢瓦器色洞其中叩之作木魚聲蓋數百年物也余戊子仲春偶至寺箕坐槐下而族人諱延倫者繼至指東偏新宇曰此吾與衆善人所建伽藍殿也今復營建六

祖殿經始有日矣至秋九月延倫走邑告余曰六祖殿繼伽藍殿已告成祈爲文以記歲月余不獲以不文辭夫釋氏號關公爲伽藍護法之稱而俎豆不輟則以其節義動人不可磨滅云按指月録六祖得法於宏大師符一花五葉之數無端饒舌說個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曹溪流派直至而今不須門外漢更打葛藤矣獨於是役竊有愧焉嘗與從弟及族人之居焦喇者謀爲歲時掃墓之會而迄無成說乃延倫者敬信佛氏倡率同志士木成功易如反掌豈吾輩致愛致慤之念不甚彼種

果邀福之願以抑子姓糾合之難不如善信聚集之易耶或事局之成各有時會時會未至人力固不能强耶他日至寺復徘徊宋碑古槐間延倫輩又將何以教余耶

重修冉子廟碑記　周璣玉圃邑令

歲在尚章單閼季秋之月璣自尉氏調任杞縣繙閱縣志知杞東二十里伯牛堽有冉子墓墓後有祠詢紳士張企載等僉曰先賢冉子之墓墓前有石碣閱二千餘年封樹依然墓後之祠莫詳所自始遭明季兵火基址僅存於康熙十四年生等家

先世同事十餘衆爲修之又植槐栢百餘株捐地若干畝爲守廟住持養身之費嗣後每春秋祭時紳士等衣冠勸祀事一時濟濟稱盛迄今歲時旣久廟貌傾頹自乾隆三十四年金載等邀集同志捐貲興修繼因歲收告歉河患孔亟未及蕆事至四十五年乃復鳩工庀材協力修整今於四十九年正月告竣敢請樹之崇碑昭示來許余聞之喜曰此正我

國朝崇重儒道右文之雅意也於是復考縣志謂冉子曾入杞不應有墓又以汜水有伯牛墻孟津有

冉耕墓而以杞之冉墓爲傳疑竊謂不然夫孟津之冉墓其有無不可得而知也藉如舊志所云杞不應有墓夫杞之去魯未甚遠也孟津在大河以北去魯千數百里杞不應有冉墓乎若汜水之伯牛則地名也見於左傳及杜預注甚明不當以彼蒙此而輕有疑且自周末至今陵谷變遷古蹟之湮没者不可勝數獨哲后明王與賢聖之徒其塚墓祠宇無毫髮損非若其他神廟假光景赫奕以聳動俗者可比則豈非聖賢之道有更千萬世不可泯滅者哉且夫體魄復土壤靈爽合乎穆清山

川不得而聞之時代不得而稽之有事於廟薦其
馨香焄蒿盤饗若或見秉彝好德民有固然而有
志聖賢之學者其嚮往思慕當更不能自已今張
君偕諸紳士景慕冉子而護其墳壠新其祠宇則
杞之人士盡人皆冉子之徒而可與進於聖賢之
學者也嘉美之不暇而顧以疑泯之豈不然矣敬
因張君之請叙其修舉之本末且辯其墓之不必
疑者而刊之碑所有墓地並祠之屋宇界址樹木
詳列碑陰以垂永久皆乾隆四十九年季春下浣

署杞縣知縣周璣謹撰

重修學宮記

邑人

學校之設所以尊聖重道施教化厚風俗自昔聖
帝明王率以此為國家首務其典最鉅其意至深
且厚杞學自元以前改移遷徙與縣治署同量前
明洪武三年縣丞姚敏始創建於今所
國朝因之至康熙十四年前令塗山崑二十六年前
令徐騁錫兩次修葺體制畧備迄於今幾經百年
歲久屋敝坍頹傾側雖以大成殿重地先聖先賢
神位所在亦幾幾乎不蔽風雨噫此獨非宰斯土
者之責也哉余自下車以來每釋奠行禮時循廊

廡御墁楄輙爲憮然然猶以連年旱歉未敢興役又以黃河工料往來奔走日不暇給爲怵然者久之夫秋歲稔地方寧謐遂首捐俸奂然與邑紳士等剏議興修而邑紳士之明理達道者亦踴躍鼓舞相與捐貲捨力以助予之所不逮於是鳩工庀材埏埴丹雘一時並起其自明倫堂前令徐新修無缺外首葺大成殿及兩廡齋房禮庫樂庫以至碑亭門坊泮池廢者起之壞者補之頹者振之駁落者修飭之餘如崇聖鄉賢名宦忠義孝弟節烈諸祠宇因是經營完整無稍缺畧閱數月而大功

蔵焉夫風俗之盛衰關乎教化教化之盛衰關乎學校學校廢則教弛而俗敝青衿城闕詩人所由歎也學校興則人知尊聖重道型仁講義立品修節其君子敦詩說禮遵道而有文其庶民亦敦厚崇朴急公而好義化行俗茂所關匪淺况我杞邑向多忠孝節義名賢傑士彪炳今古其有不因是舉而益爲振起者哉抑吾又有慮者凡事有興必有廢今雖一朝塗茨而積年累月風雨之所侵蝕鳥鼠之所穿穴積而久之又安保其不敝其所以隨時經理俾之勿壞以永爲教化風俗計則又在

後之官斯土者

東婁書院記　前人

書院之設延名師嚴考課其義專以培士子爲國
家養育人材所以廣學校之所不及也在昔鵞湖
鹿洞大儒設教闡揚學術品節醞釀經濟名重千
載自是而後代有名賢必崇書院如前明薛文清
公雖居官後猶兢兢不置也
本朝以來教養特隆
皇上御極之元年允
特恩整飭

諭令各省督撫學政嚴擇名師慎簡秀士諄諄勸誘

恩意至優極渥於是屬在大邑其興書院百餘年來比

屋弦歌人文蔚起允稱極盛惟我杞邑在前明無

所考

本朝順治時邑令吳公始即尊經閣敬一亭遺址創

設義學繼重建於玉泉街又移之學左寄之古寺

遷徙不一規制簡畧至乾隆十七年安溪潘君乃

購宅爲書院置書籍設資斧意良厚也然而地當

孔道近市囂塵不可爲居業地又或假爲賓館時

形勞擾余蹐躇廑念者久之去年冬始購得巨宅

於城東隅收而張之經營繕葺閱數月乃成榜其
門曰東婁書院從其朔也門以內爲堂師之所居
則取程門立雪之意以名齋欲爲師與弟者各盡
其道以精於學業也堂之内外俱有廡爲諸生肄
業地其若門房從房厨房一切咸具規模大備令
夫天下之事難成而易敗而所尤切忌者名存而
實亡當其謀居處設經費規成書院輒累年月始
未嘗不延師聚徒課文謂人材可立就也及其後
而延師者或徇情誼徇爵位徇虛名而不在真才
實行其師或苟且寄食而不知教或行止不檢不

足爲多士法文或佻達不羈者濫入其中不知尊
師重道務敦實學如是則有書院與無書院同然
則欲書院之循名核實不徒視爲具文其必在主
持書院者乎余不敏不能獎進後學幸都人士踴
躍相與特爲此舉將以求益爲先審其弊如此自
今以往務求經明行修者爲之師精擇秀異好學
者爲之弟先德行後文藝勵廉隅勤講習俾之融
經貫史明體達用以應　賓目
盛世掄才之典以副
皇上作人之意其庶幾乎其庶幾乎鵞湖鹿洞去今未

遠後有來者當共體此意焉可也

修西肥寨城守記 萬厯三十年補入 秦夢熊 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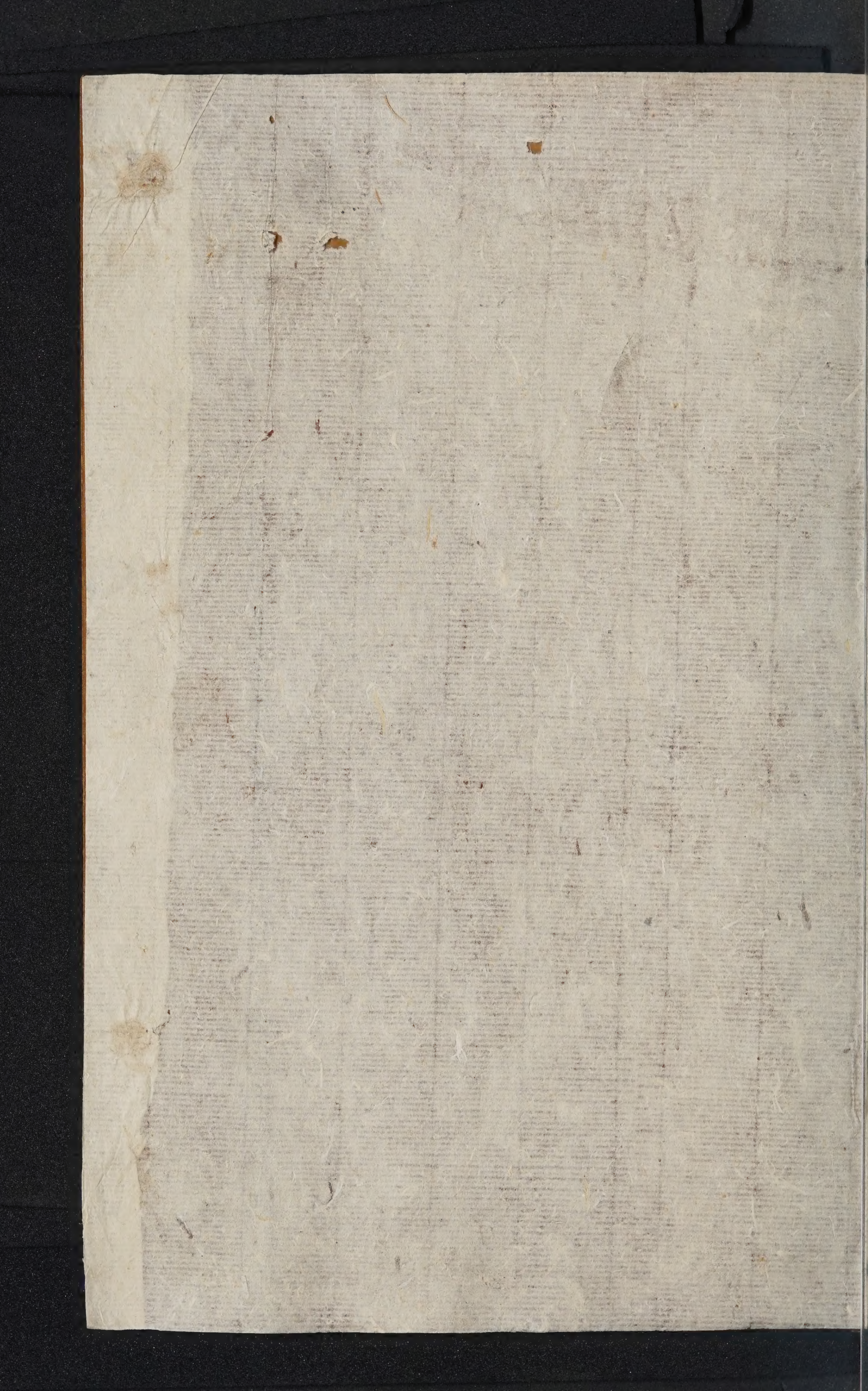
杞邑之東北半舍許有西肥鎮相傳爲漢高祖駐蹕之所伍老人以肥羊進伍肥之名直沿至今獨西肥爲獨著其地北枕黃河故道西有小河則秦文挑濬以分洩河流者余先世徙自晉之洪洞因家焉七傳及余始得通籍熹宗朝以避璫焰終養值今上之乙亥陝寇流毒瀰漫中原人心風鶴大兒景佐邑侯捍禦余以邑侯命還里中撫慰安輯攜季子昇與俱時未城也忽寇拾餘騎直抵鎮之

東南隅昇率莊客十許人單騎引弓持矢以待賊衝突數四竟不敢近由他道之杞去一鎮中賴以全邑侯聞而壯之乃練鄉勇爲聚衆保鄉邨計會朝廷下堅壁之令邑侯思捐俸勸築昇謀于邑侯願舉吾家所有以從事余乃領所儲粟貳千石度地鳩工量版築而授食全活河朔流遺數千戶創始于丁丑冬至戊寅夏始告竣邑侯扁其額曰伍肥嶽鎮南門曰迎衞北門曰拱障週回貳里其餘城基所坐出自鄉隣者余皆以他壤償之遠近邨落扶挾儭居者不下萬家充斥無隙地邑侯嘉昇

兒膽略舉杞邑北半壁守衛之方悉以屬之兼令
訓飭寨中丁壯以備邑城犄角爰聚衆而誓曰吾
寨爲杞保障西接汴東臨睢南北通河于蘭儀諸
邑咽喉吾家竭財而築之吾家竭力而守之况重
以邑侯之命有城無兵衆與無城同有衆無器械
約束與無衆同衆皆讙呼曰唯命隊伍嚴整邑侯
每申獎論適西商載大砲二十尊併扶郎擊百
子銃遊江淮乃以百餘金留之邑侯又分砲手數
人教習施放種種如法爾時袁時中一條龍名擁
賊黨數萬焚掠及杞境氣吞西肥藁謂攻擊可旦

夕下昇告邑侯曰西肥不寄柁之憂也昇請身當
一面遂于春夜入寨以彩衣偹縫作旗遍布城頭
夜則出衆潛㧞其營賊弗安枕且疑郡兵之至相
持𢪛月而去過柁亦不敢停以西肥在其後也祥
蘭接界伏莽成羣幾千餘衆畏西肥之覆其巢穴
宣言于城下願就昇招撫白諸邑侯邑侯許之立
其渠魁爲練長有不悛者伊自行戮行旅無梗慈
不滋蔓皆邑侯專責重任之力哉辛巳春寨人欲
壽之不求記于邑侯邑侯曰寨之興且守秦氏之
本末也自爲記之庶乎得詳焉是以約畧述之云

敢飾辭以取罪鄉評云



敢飾辭以取罪鄉評云

